

法醫蕭開平 辯冤白謗 為死者說真相

2014-10-31 記者 黃莉 報導

8+1



世界上有一種工作，專門與死去的人對話、用專業的知識替死者發聲，成為他們與外界聯繫的唯一浮木，但生者對此工作敬而遠之。這個神聖卻不受人們喜愛的工作，是專門判定死亡原因的法醫。

追隨父親 走向法醫之路

目前擔任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法醫病理組組長的蕭開平，接觸法醫相關工作將近一輩子，他的父親也是法醫，很早就將他帶入解剖室，鼓勵他往法醫之路邁進。大學時蕭開平就讀國防醫學院醫學系，後來到美國馬里蘭大學醫學院轉攻藥理學博士，本來抱著回台從事研究工作的打算，但由於當時台灣研究環境不足，最後還是選擇了最熟悉的法醫工作。

當蕭開平決定往法醫之路邁進，父親從抽屜裡拿出準備已久、胡適所贈的題字，寫著法醫工作是「用科學的工具和方法，來做辯冤白謗的工作」，這句話也成為蕭開平從事法醫的最主要動力。

有個法醫父親，讓蕭開平的童年經驗與一般人很不一樣。高中開始，蕭開平就跟著父親做研究，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與解剖溺水死亡的屍體，首先要先將死者的肺部用強酸溶解，離心後再沉澱，若在肺部找到矽藻，就能研判屍體為溺水死亡。為了這個研究，當時蕭開平還不小心被強酸侵蝕受傷。被問到這麼小就接觸到屍體不會覺得害怕嗎？蕭開平淡淡地說：「習慣就好。」

我國與世界各國的法醫體系，多以法醫病理醫師為主導。在一般的醫院裡，病理醫師是所有醫生的老師，扮演監督與教導其他醫師的角色，而法醫是需要相當的經驗累積，以綜合性判定死者死亡原因的特殊病理醫師。

培養一個能獨自擔當大任的法醫師，需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，以蕭開平自身為例，他在快四十歲時才獨立從事第一個解剖。一個法醫師，從最基本七年醫學系的培養，再擔任四年的病理住院醫師，到最後一年的法醫病理醫師，「十二年，醫學的教育才算是剛開始。」蕭開平說道。



蕭開平認為法醫工作最可怕的地方，在於死者無法為法醫所做的檢驗報告辯駁。（黃莉／攝）

錯放一百 也不冤枉一人

「你能想像檢察官、法官調查後還搞不大清楚一件案子，我們法醫經鑑定解剖完後就要知道死亡的答案，這件事有多麼的困難嗎？」蕭開平嘆了一口氣說，法醫講求以客觀的證據推斷當時事件發生的過程，解剖過程所得到的證據要跟現場狀況及背景資料符合，假如這三者無法結合，寧願「錯放一百，也不可以隨便冤枉一個人」，畢竟法醫的每個判斷都掌握他人的生死大權，尤其是他殺案件需要有百分之一百、兩百的證據，才不會造成冤屈的產生，「要用科學的證據使他們心服口服，這就是困難的地方。」蕭開平說道。

每個案子都是「辯冤白謗」的過程，這是蕭開平從事法醫工作以來，看待所有事情的準則。每個案件都有冤屈，而法醫的工作就是「讓死者講話」，讓死者講話說起來很容易，但正因為死



者不會說話，就算法醫判斷錯了也無法糾正，這就是法醫工作最可怕的地方。

除了一般個體案件解剖分析外，集體死亡案件中人身鑑別也是法醫的工作之一。二〇〇九年八八風災帶來的洪水、山崩及土石流，共造成六百八十一人死亡。當時法醫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儘快將屍體還給家屬，做最基本的人身鑑別，幫助它們找到一個回家的路。

在八八風災第二天，基隆外海找到一具漂流屍，法醫們猜測這具屍體有可能是從災情嚴重的屏東漂流過來的，但又認為依常理判斷屍體漂流速度不可能這麼快。後來做DNA檢驗後，確定屍體屬於屏東人，因為雨勢太強烈造成流量增大，加上洋流的推波助瀾下，只花了一天的時間就從台灣最南端漂流至最北端。



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位於新北市中和區的一處幽靜之地。(黃莉／攝)

客觀實證 堅持虛心拉鋸

蕭開平說，從八八風災案件中不難發現，法醫不只需要精通醫科專業，知識範疇更要擴大至天文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學等各方知識，才能幫助死者發出正確的聲音。「法醫一定要了解世間所有的事情後，才知道死後發生什麼事。」蕭開平帶著近乎哲學的角度，看待以科學為主體的法醫工作。

除了不斷接受快速更新的科學資料，更需要有開放的心態接受別人的批評與建議，「不知道就說不知道，知道就要有所堅持，這很難耶！」蕭開平沉重地嘆了一口氣搖搖頭。一方面要堅持法醫自身的專業性，不能讓別人隨便更改報告，但別人批評自己的報告時，又要虛心地接受檢討，客觀公正的同時要有很大的海量，虛心接受別人建議的同時卻要堅持己見。改變與堅持的拉鋸，是法醫永遠的課題。

秉同理心 視家屬如親人

法醫工作之所以讓人敬而遠之，是因為法醫每天接觸的都是別人生命的終點，面對的是每個人一生所承受最沉重的時刻。面對巨大的心理壓力，蕭開平以「同理心」和這個極具挑戰性的工作相處。蕭開平坦言，剛開始入行時，的確每天會覺得很不快樂，尤其是剛結婚生小孩那段時間，每當解剖到小孩的屍體，都難過到像解剖自己的小孩，無法下手。

但之後他慢慢把這種狀態轉變成幫助死者的情境，想辦法發掘真相，說出死者想說出的話，用愛的精神看待每位死者，並用快樂的人生觀，紓解工作壓力。面對死者家屬時也用同理心對待，「你看到每個家屬都要想到，這個家屬搞不好就是你的親人。」蕭開平常常跟同仁這樣說。

他分享一個故事，有一位老婆婆被巴士撞傷而住院，經診斷後發現有胃出血的現象，出院後隔兩天過世。到底老婆婆過世是因為自然疾病，還是車禍導致的死亡？對蕭開平而言，這是很難的抉擇，若判老婆婆為意外死亡，司機就要以過失殺人入獄服刑；但若將老婆婆寫成自然死亡，她的家屬就領不到保險金，要判意外還是自然死亡？

「很難，每個案子都是天人交戰，怎麼判都不對。」蕭開平說。法醫，因為擁有掌握他人生死的權力，更要以專業的知識評判。而老婆婆故事的抉擇，蕭開平至今心中仍沒有確切的答案。



遠從印度來的真人骨頭Lucy，陪伴蕭開平走過法醫人生。(黃莉/攝)

臥虎藏龍 客專業菁英

新客家人群像系列

Hakka People

廖運範 肝病權威 走沒人走的路

廖運範在肝病學界走過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從醫學博士到教授，從臨床到研究，從肝病到肝癌，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

●勇於選擇 努力把它做好

廖運範在肝病學界走過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從醫學博士到教授，從臨床到研究，從肝病到肝癌，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

●勇於選擇 努力把它做好

廖運範在肝病學界走過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從醫學博士到教授，從臨床到研究，從肝病到肝癌，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

蕭開平 法醫辯冤白謬 為死者說真相

蕭開平在法醫學界走過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從醫學博士到教授，從臨床到研究，從法醫到辯冤，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

●勇於負責 堅持心路歷程

蕭開平在法醫學界走過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從醫學博士到教授，從臨床到研究，從法醫到辯冤，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

原是真文 寫作源自初心

蕭開平在法醫學界走過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從醫學博士到教授，從臨床到研究，從法醫到辯冤，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

●勇於負責 堅持心路歷程

蕭開平在法醫學界走過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從醫學博士到教授，從臨床到研究，從法醫到辯冤，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

蕭開平 法醫辯冤白謬 為死者說真相

蕭開平在法醫學界走過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從醫學博士到教授，從臨床到研究，從法醫到辯冤，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

●勇於負責 堅持心路歷程

蕭開平在法醫學界走過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從醫學博士到教授，從臨床到研究，從法醫到辯冤，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他走過了一條沒人走的路。

附件下載：
戴裕蓀、黃莉.pdf

關於新客家人群像 聯絡我們
© 2007-2015 國立交通大學 傳播與科技學系 All Rights Reserved.

Powered by DODO v4.0